

文海流奇

目錄

貞集

十五卷

宋

呂東萊

龍川

李淇水

執善

遺附

十六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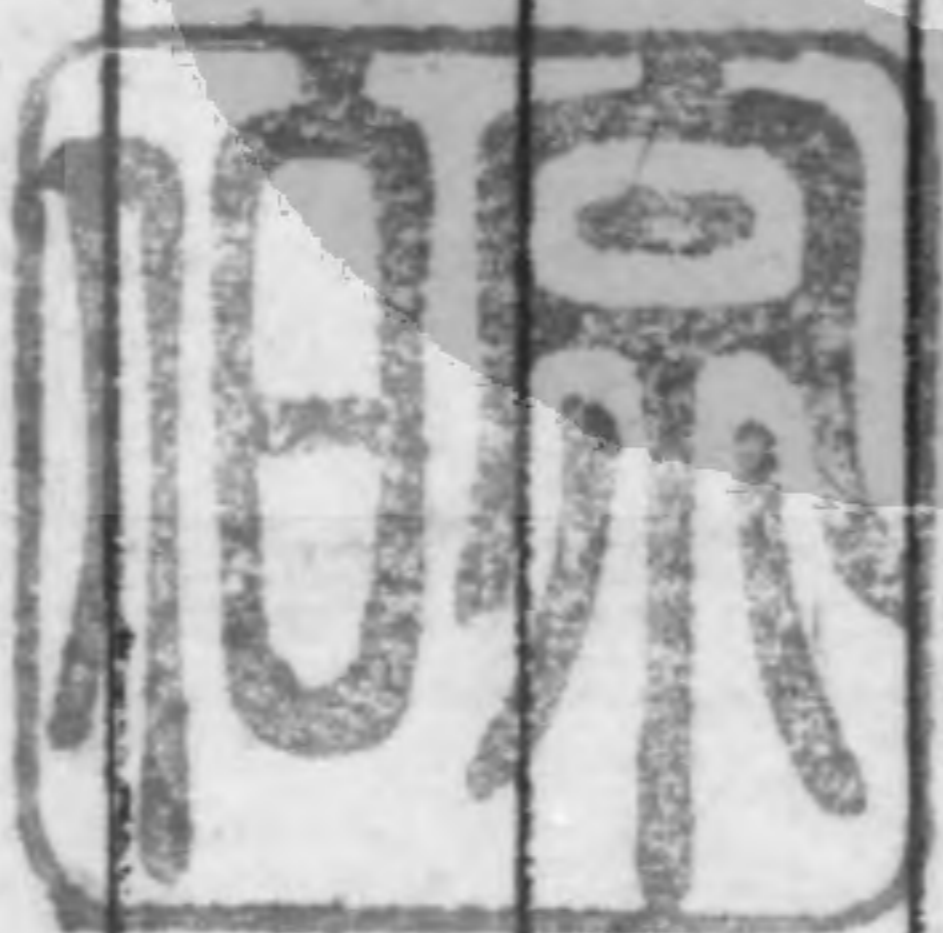
宋

胡致堂

鑑軒

敷文

岷溪



陳止齋

蔡九峯

真西山

何博士

趙霈

遺附

元

許魯齋

吳草蘆

十七卷

宋

諸家論

十八卷

皇明

湛甘泉

王陽明

貞集目錄畢

文海流竒卷之十五

宋

呂東萊

古巢張烈文編



道離于天下或者聖人為之也亦時之變為之也道函于太始
隱于渾淪而藏于未雕未斲之天者未離也已而裂于乾坤
洩于河洛分于八卦散于九章而其體始離矣雖然體固離
矣而猶若未離也何者乾坤判而未鑿也河洛呈而未支也
八卦具而未演也九章叙而未疇也迨夫既鑿而支既演而
疇析之而後分也斲之而後散也詳之而後垂也彰之而後
晦也嗟夫道之全體至是而始睽矣

人心懵然中則無見也不灼其影昧者弗覩也不烈其聲聒者
弗聞也洗心退藏者聖人之分也吉凶與民者聖人之餘也

為其餘而不及其分。聖人之心亦缺然矣。是故易之為書，為憂世而作也。無所憂則不作也。

堯固憂乎後世之不知中也，而中之名立。舜固慮夫後世之失中也，而精一之說立。二說立而後世之說卒以窮。吾又悲夫堯舜之不得以歸乎天也。

聖人之舉事亦難乎其始也，曷難乎其始也。始者終之的，而創者述之表也。始者創之終者述之。吾見創之者一線而述之者滔天也。

苗之不率，非一日也。在堯之時則然也。堯嘗一遏絕之矣，而苗不悟。舜嘗一分比之矣，而苗復不悟。然則堯舜何汲汲于苗之悟也。悟不悟，無足介也。而鰥寡則有辭也。庶戮則無辜也。民棄則弗保也。堯舜無心於苗，而有心于民也。徂征之舉，蓋

再悟之也。

吾聞聖人無心也，以有心議聖人者，凡民也。柰之何其不以無心議之也。彼固謂揖遜之治，征伐則未見也。都俞之化，誓師則未聞也。征伐未見而見于舜，誓師未聞而聞于禹，則是起戎者舜先之，而召亂者禹首之也。雖然，苗逆命猶可也。苗不逆命，則舜之征也為無名，禹之班也為無功，而益之贊也為不切矣。夫起戎而至于無名，召亂而至于無功，吾固悲夫聖人以無心之用而得有心者之議也。

向使無苗則無征，無征則無誓。征誓之名不立，吾知舜可以遊乎堯之天，禹可以遊乎舜之天，而天下來世有心者之議皆可以相忘于不可致語之域矣。惜也。以舜禹之無心而不得以遂乎此也。

湯居時之窮也。居時之窮而不能變，則益窮也。夫窮則變，變則通，聖人之易也。而奚以累乎湯？吾不悲湯處時之窮而悲湯無以示天下來世之窮也。

雖然使湯安于其窮而不變，不可也。安而不變者，是助桀也。放桀之罪，身罪也。助桀之罪，心罪也。身罪之罪，其罪小；心罪之罪，其罪大。小不可以易乎其大，而身不可以掩乎其心也。身罪而心非，後世或可以原心而定罪；身脫而心陷焉者，吾不知其罪之如何也。

憂不在于文王者，深憂也。憂而在焉，非憂也。人咸知有憂之憂，而不知無憂之憂，深憂也。憂不在堯而有驩兜之憂者，堯之深憂；憂不在舜而有瞽瞍之憂者，舜之深憂。然則文王之憂，其亦不于其身，于其人者乎？

是以當時之人，怨不至于叛，憤不至于激者，皆文王以身挽之也。雖然，文王固可以身挽之也。然文王能挽之于其身，而不能挽之于其子孫，能使民之不叛，而不能使紂之必改，能遏汝瀆之怨，而不能止孟津之畢集，能率天下以事紂，而不能止牧野之投戈。

天下之變生于激，而變之翫焉者，生于循。蓋不激則變不生，不循則變不翫。是故變之激，非可畏也；而變之循，可畏也。

嗟乎！周公其何以謝天下也？殺其父而又戮其子，人固以為不仁也。既立而復黜之人，固以為不信也。一旦而戕二昆，人固以為不友也。夫以一周公之身，而萃不仁、不信、不友之責，而周公則亦安焉。吁！周公非誠安之也。周公之意，以謂吾寧以身負管蔡，而不可以身負武王也；吾寧以身負武庚，而不可

以身負天下也。吾寧以身負天下之謗，而不可以身負寧王之責也。向使管蔡不鋤，武庚不削，天下殆且無周也。而奚管蔡武庚之足恤也哉。

然則周公非欲全名也。蓋欲全周也。非果于不仁，而果于仁。天下非果于不信，而果于信其心。非果于不友，而果于友。文王向使時不遭變，變不激，不翫。吾見周公之心得以遊乎其天矣。彼管蔡武庚所以自貽勦覆者，亦翫變幸災之所召也。於周公奚其貶。

責之所在，雖有登天之難，不敢辭。雖有暴虎之危，不敢避。雖有蹈水火之厄，不敢回。

彼方繕寨置戍，而不知吾已破之於堂上。彼方戎冠披衣，而不知吾已破之於胷中。

目非卞和，故奄崑山之石，而皆可以名玉。耳非后燕，故舉亡國之音，而皆可以名韶。

玉為石受屈，韶為音受誣。需者為小丈夫受辱。

治天下者，不盡人之財，不盡人之力，不盡人之情。是三者可盡也，而不可繼也。

是以聖人非不知間架之稅，足以盡權天下之利，而每使之有餘財。非不知間左之戍，足以盡括天下之役，而每使之有餘力。非不知鈞距之術，足以盡擷天下之訖，而每使之有餘情。故求為可繼者，非特為國亦為身也。求為不可繼者，非特不為國亦不為身也。

浮江河而遇風，壽則終身，忘舟楫之利。入山林而遇虎豹，則終身棄樵爨之功。

李斯燔滅之禍實出于荀卿之門申韓刑名之學蓋原于道德之意

執盜跖之轡者其盜心已見于執轡之時援逢蒙之弓者其殺心已起於援弓之日

一粒之粟先有茫然之資是以遇土而後發一燼之火先有赫然之性是以遇風而後熾

昔者堯嘗學于君疇矣舜嘗學于務成昭矣禹嘗學于西王國矣湯嘗學于成子伯矣

學伯夷者未必得伯夷之清而先得伯夷之隘學柳下惠者未必得下惠之和而先得下惠之不恭

水寒而冰生鶴鳴而子和聲同而氣同蓋有不召而自來矣商君造法律而卒不免車裂之禍晁錯學刑名而亦不免東市

之誅

吾聞善惡不兩立而好惡不相為用是夷齊者非盜跖而距楊

墨者進孟軻

考之于經曰來王卒獲者威四夷之說也曰貢助什一者富中國之說也曰萬年萬壽者獲長年之說也

求兵于虞庭之舞于求賦于周郊之井地求神仙于岡陵山阜之成王可也

拆膠墮指之寒不生于冬而生于盛夏流金爍石之旱不生于暘而生于淫雨然則宣帝之不用儒豈非生于武帝之假儒

術耶

自古帝王所恃為子孫無窮之傳者有本而才力不與焉蓋才力可以終乎其身而不可以終乎其人可以行之于今而不

可以傳之于後也。是以聰明睿智盡心力而為之，以為後世子孫可傳之基。是故為教化以立其防，為制度以植其表。典則以為象，而儀禮以為式。恭儉以為訓，而仁義以為準。夫然後其行之也專，守之也固。亘千萬世相傳而不變可也。

明至于離婁，固無俟于規矩矣。然離婁死則天下無其明，聰至于師曠，固無俟于六律矣。然師曠死則天下無其聰。蓋明可以終離婁之身，而規矩則可以繼離婁之明。聰可以終師曠之身，而六律則可以繼師曠之聰。

湯不能使太甲之悟，其所以悟之者，湯之訓爾。湯之訓亦不能使太甲之自悟，其所以悟之者，伊尹爾。

吾道雖有歲月之遲，而終成千百年之安。申韓雖有歲月之速，而終貽千百年之害。

唐虞三代之君，其為治也，則有成效，其繼治也，則有定法。其更張而損益之也，則有定見。是以前道可以永遠而常行。

湯雖革夏之政，而所以率之者，禹之典也。武雖反商之政，而所以由之者，湯之舊也。禹之典，桀不率而為商。湯之舊，紂不由而為周。

自夫有周之亡，然後有秦之亡。蓋周之亡也，以弱而秦之亡也，以強。弱者強之反，而強者弱之激。秦監周之弱而為秦之強，抑不知秦之強，雖足以勝周之弱，而不足以當漢之寬也。是故自夫周弱而秦強，然後有強弱相反之說。秦強而漢寬，然後有寬猛相形之論。為相反之說者，則曰彼以弱，吾以強。而強者勝，為相形之說者，則曰彼以猛，吾以寬。而寬者勝，嗟乎！自弱而之強，自猛而之寬，則亦既有定名矣。而况執于一而

廢夫一也。執聖人之治天下，使夫人有不見其名，然後天下有不得而投其隙。是故當其寬也，則太然而不可翫；當其猛也，則殺之而不可怨。閑蟄之中，有雷霆而大冬之；下有春風也。夫然後傳之子孫，可以千萬世而無後患。吁！此三代之君所以長乂也。

將以三皇之俗為厚乎？則黃帝之末胡為有蚩尤之亂？將以五帝之俗為厚乎？則帝舜之世胡為有三苗之亂？將以三王之俗為厚乎？則夏商之季胡為有桀紂之亂？

萬石君處家而子孫燕居申申，此一家之三代也。王烈居鄉而訟者望廬而還，此一鄉之三代也。魯恭治中牟而童子不取乳雉，此一邑之三代也。延壽之治潁川，庸非一郡之三代乎？以是而論之，則風俗古不必厚，今不必薄；古不必易，今不必

難惟其人而已。

善除弊者不去弊，善治疾者不去疾，善抑虛名者不去虛名。蓋天下之事，將欲奪之，必先與之；將欲拘之，必先縱之。苟驟禁而遽絕，未有不反受其害者也。

以文學之名至者，吾從而察之，則董仲舒之實、公孫弘之偽，皆見矣。以政事之名至者，吾從而察之，則黃霸之實、王成之偽，皆見矣。以忠直之名至者，吾從而察之，則劉向之實、谷永之偽，皆見矣。以理財之名至者，吾從而察之，則劉晏之實、裴延齡之偽，皆見矣。

善為治者尚名，乃所以去名；不善為治者尚實，乃所以失實。善為治者天下以名為實，不善為治者天下以實為名。無弊之可指為吏者之所懼也，無疾之可見為醫者之所驚也。

無名之可稱責實者之所憂也。見其弊然後可董見其疾然後可療。見其名然後可核。未識其實而先去其名。吾不知所以為治矣。

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人之心固不可二用也。

自漢及唐以私城公苟且之風盛于天下。如董賢為相。史臣譏其懦弛。苟安時則有苟且之相。如劉知幾謂牧伯遷代太速。懷苟且之謀。時則有苟且之牧。如趙景議考課欲格庶僚。苟且之心。時則有苟且之吏。如劉祥道謂官懷去就而民苟且。時則有苟且之民。上至于相。下至于民。莫不趨于苟且。則政事何由而理乎。紀綱何由而振乎。風俗何由而厚乎。如使當時之人移謀身之心而謀國。移富國之術而富民。移保子孫之志而保治。移求爵祿之意而求義。則可以不下席而躋成

五登三之風矣

奔競成風。莫之能禦。權在于左右則為之掃門。權在于嬖寵則為之控馬。權在于妃主則為之邑司。權在于貴戚則為之主事。

終身坐談。不如一時之親見。終歲傍觀。不如一日之親聞。不離莘野而割烹之鼎已調。不離傅岩而濟川之舟已具。不離蟠溪而牧野之陣已成。

是以明君將欲付大任。于是人必納之于膠擾繁劇之地。以觀其才。處之于閒暇寂寞之鄉。以觀其量。使之嘗險阻艱難。以觀其操。使之當盤根錯節。以觀其斷。投之州縣磨之歲月。習之既久。養之既深。異時束帶而立于朝。天下之事莫不迎刃而解。然後知其始困之乃所以深愛之也。

天下之事有逸必有勞天下之官有貴必有賤皆趨其逸誰任其勞皆樂其貴誰處其賤

治世雖未嘗好戰也亦未嘗忘戰也雖未嘗用兵也亦未嘗去兵也

大抵銷兵不足以銷兵惟治兵乃可以銷兵偃武不足以偃武惟講武乃可以偃武

治天下者不可以夷狄之強弱為中國之安危使夷狄之勢強耶則吾中國之不可不治也使夷狄之勢弱耶則吾中國亦不可不治也吾知治吾中國耳彼夷狄奚有于我哉

胡致堂

史謂秦愚黔首夫黔首固多愚不待秦而後愚也其不愚者非秦所能愚也然則滅仁義之塗絕諫說之辯以一身而讎疾

四海之人將以遏其口屈其心至于賊至而不知刃迫而不

免是則自愚而已矣

君子為名譽而為善則其善必不誠人臣為利祿而效忠則其忠必不盡

莫強于人心而可以仁結可以誠感可以德化可以義動也莫

柔于人心而不可以威劫不可以術計不可以法持不可以

利奪也

盤水可捧而志難持六馬可調而氣難御

夫既以忠言深計為誹謗為妖言則爭為諛言以自售如指鹿

為馬指野鳥為鸞指菌為芝指氛祲為慶雲指電為非灾指

彗曰所以除舊布新也蝗生則曰不食嘉穀也日食則曰陰

雲蔽之也地震則曰官府無傷也霖雨則曰秋稼自茂也水

湧泛溢則曰民無流離也。歲饑則曰未有餓者也。凡賢否是非治亂得失一切及理詭道倒言而逆說之，以欺惑世主，使淪于危亡，其罪豈特誹謗之比，其為妖言不亦大手。

實則聚斂而名曰理財，財用實則撙克而名曰抑兼，并實則開邊而名曰討不庭，實則尚同而名曰一衆，志移囚于外舍而奏圖固空，水旱不以聞而稱大有年，諫諍路絕則曰無事可言，賢才盡廢則曰小人退聽，人君樂其名良是也，使之誇頌太平，玩心宴安而不知天變，實彰地變，實著人心實離。

然高祖之威能行于暴秦，強楚而不能行于四皓，世宗之威能行于匈奴，西域而不能行于汲黯，光武之威行于尋邑，王郎而不行于嚴光，周黨何也？威有所當，加勢有所當，屈加于所當，加以立威則強，屈于所當，屈以忘勢則昌，反是道者難乎。

免于亂亡之禍矣。

龍川

故夫處心不定者皆害治之本，而執德不回者乃運化之樞。專精純誠者，合百為于一，致舛駁進退者，散智慮于多端，故視廷搏鼠者，歌必不成，而蚊蟲挫睛者，射必不善。

蓋法之未備則繼之者猶可以有為，法已備則變窮而無所復入也。已夫工于謀者有術中之隱患，詳于禁者有法外之遺奸，求備于民者必將至于不能自勝也。

治之在天下，不可以求備也，必求備則有所不可求，備捷出而乘其後，故風林無寧翼，急湍無縱鱗，操權急者無重臣，持法深者無善治，奸宄之熾皆由夫禁網之嚴，罅漏之多，亦由夫防閑之密。

大凡不事事者過於不為好生事者過于有為不為者雖不足以善治而繼之者猶可以用其力過于有為者非惟不足以善治而燕翼之謀不可以復為故凡近質者猶可措其未施之智而盡飾者蓋滋其無已之情

以才智而收克敵之功君子固無惡夫才智以才智而為守文之具君子固亦憂其所終何也道無時而息術有時而窮才用而不已則有遺才智用而不已則有遺智故善用才智者深藏而時出之如干將之出柙牛既解則破而藏之苟用之而不已其不缺且折者幾希

品式之具而根本之戕也華藻之麗而質樸之虧也典章之盛而道德之泯泯也

末勝則本必傷華盛則實必衰文之熤則德之涼也是故臨簡

御寬者皆聖人體天地之量而以嚴束下以慧察物者必非進德之階

故夫前人有可隨之規則謹守而勿失者乃善述人之事前人無弘遠之謀則懲創而有所及焉斯為善達權之君

寒暑之推移天不能以常春晦明之遞遷日不能以常晝

高皇代虐以寬易暴以仁除苛解媿剔荒濯穢向之桎梏者今俄而枕簟矣向之枵腹者今俄而饘粥矣向而相刃者今俄而骨肉矣此其功直與天地等矣加以文帝以仁柔而循之武帝以經術而治之宣帝以紀綱而正之雖中更新室之變而民心終依依不忍離漢者不可謂其功之細也

夫以狐鳴假鬼之詐孰與夫赤帝斬蛇之祥鴻鵠淺中之志孰與夫龍顏寬仁之度

鑑軒

衝風之衰不能起羽漂流之餘不能動芥勢固有所窮也
方陽之潛于深淵也葉焉者零波焉者冰淒焉者慄而不知其
溫然者之將復也逮其久也溫然者翁然于下勃然而達于
上劃然而為雷則惰者肅懦者情蟄者伸甲者拆萌而達者
無不遂生而如意蓋其復之也漸故其蓄之也厚其出之也
遲故其震之也驚
人主之為天下不病其怯而病其勇不取其銳而取其堅
天下之事無必為之志而徒恃其輕為之勇無先定之謀而欲
求速成之效愚未見其能濟也何者輕為者不量力而欲速
者不知變故也
故夫為天下者欲求非常之功則必有能忍之度迫之而不動

撓之而益戒怒之而益思志高天下而慮之以全勇過天下
而守之以怯謀蓋一世而俟之以徐不萬全不取不百克不
鬪使天下之人探之而莫測其端推之而不見其形而無為
也敵無得而窺之而有為也敵無得而備之如此則有所不
動動則震天下矣猛虎而驟來則荷戈而奮擊蜂蠆而竊乘
雖壯士而失措天下之事其陰蓄不發而一旦竊乘人之懈
者是敵人之所不及慮者也為天下而不從敵人之所不及
慮而陰圖之而恃強以怒寇急于有為而不待其勢之可為
是亦無能忍之度而已
不有以起天下之懦無以絕天下之倫不有以致天下之愧無
以杜天下之奸天下之俗天下之人為之也而風俗成壞則
必有為之先者矣

故欲天下之富庶則莫若重農重農則莫若去苛歛去苛歛則農益勸

李淇水

故人主尊法懼法之不立也故以身先之懼天下之慢法而法壞也故一舉事而不敢忘法賞罰以法號令以法取與以法廢置以法殺生以法動靜以法視法如神物而不敢侮如天墜地設不敢輒破壞改易也不以一事小害而損法不以一時苟利而增法使天下無有不由法而自為者故智者不得越法而謀辯者不得越法而議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我喜可抑我忿可窒而法不可離骨肉可刑親愛可滅而法不可屈也故雖成王之叔不得流言而亂政高祖之父不得屈君臣之義文帝元帝之子不得越王門絕馳

道光武之姊不得罪滅獲姦使吏民愛若孝王嬖若韓鄧功若陳湯馮奉世義若郭解不免于有司之議而天下不敢私恐其開亂法之源而後爭以為比也

法不出于道德禮義者弊法也弊法者非法非法者未久而壞賞罰號令不出于法者弊政也弊政者非政非政者法壞而天下不從故法一則威法二則疑法固則君尊法搖則君削法行則簡要而治多法不行則煩漫而無功

敷文

以一心觀聖人則揖遜與賢不家天下一也傳之子以及孫子亦未嘗有家天下之心也禹以天下傳啓而四百年為夏湯以天下傳太甲而六百年為商武王以天下傳成誦而八百年為周吾知其不較短長也子孫之不能皆賢不肖固也使

其賢耶而天下安之其不賢耶而天下不安焉有賢者取而
代之吾固樂天下之得其所也操百金以遊于市而失之塗
有得而用之者吾金為不失矣忘天下之失其所而惟子孫
之戚匹夫憂憂自計者之為而謂思天下之溺由已溺者為
之乎曾謂匹夫匹婦復讎者為之手故曰禹湯文武亦未嘗
有家天下之心也三代之紀綱法度禮樂文章纖悉備舉非
維持天下以私子孫也憂天下之易以亂而吾赤子之易以
失其所也故盡吾精神心術而為之使可以維持一世則一
世之人安可以維持百世則百世之人安可以維持千萬世
則千萬世之人安不幸而大弊極壞不可維持則吾固期乎
一世百世千萬世之有聖人者出而易置之而又憂乎一世
百世千萬世之聖人不時出而弊壞之不能速救也三代之

紀綱法度禮樂文章雖不必使子孫千萬世保之後世聖人
固有取而用之者使後世能用以安天下不必吾子孫可也
得失既重則操心愈危智慮既殫則防範益密
大巧無巧大智無智聖人無功神人無名

執善

春秋歷十三王君無弑逆之亂臣無叛亂之變外弱而內固枝
傷而榦存故晉齊多叛臣宋鄭多叛親魯多叛邑衛多叛民
而周無弑逆之亂耳齊俗好游秦俗好兵晉魏之俗褊鄭衛
之俗淫而周無變異之風齊作內政晉作爰居魯作丘甲鄭
作封洫而周之政則守先王之禮晉大夫貧鄭大夫侈魯大
夫抗齊大夫驕周家之臣則貴先王之禮齊晉有世臣而無
公族鄭魯有公族而無世臣權在世臣則雖強而族權在公

族則雖僅存而削。惟周之立國兼而有之。親族相制。本根相維。凡此者皆非諸國之所及也。夫秦雖免曹而過門。楚雖觀兵而問鼎。吳雖伐越而矜功。亦終懾服。內聽而不敢動。况于中國之大乎。先王禮樂法度之澤遠矣。

故夫子作春秋以尊王室。文王事商之心也。孟子勸諸侯以行王道。武王伐商之心也。觀春秋戰國之變而聖賢之心著矣。三川震而有犬戎之變。東遷王城之兆形矣。西周震而有子朝之亂。東遷成周之兆形矣。九鼎遷而東西周分裂。遷于愚孤之兆形矣。天之示人。豈不著明乎。

岷溪

夫小人之害君子。必深明其情。而後用其術。故攻其所惡。犯其所忌。中其所不欲。而致其所不樂。其仁柔朴厚也。或怵之。其廉潔自喜也。或汙之。其剛果辯急也。或激之。多方以誤之。百計以困之。逼之。辱之。以致其必死之術。有如君子一不能忍。而決于速死。則小人之計中矣。故始而誤之。終而困之。逼之。辱之。而屹然不動。則其為計也窮。

遺附

曾南豐言。老泉曰。其指事析理。引物托喻。侈能盡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壯俊偉。若決河漢而下也。其光輝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

文海流竒卷之十五終

文海流竒卷之十六

宋

陳止齋

風俗之變聖人起之也。故夫聖人有所利于天下者，必有所病于天下。火之伏也，噓之則然，扇之則炎。猛獸寢于山，其怒而嗥也，必或驚之，其貪而殺也，必或誘之。夫天下之機心，莫之禁也，猶火而易擾也，猶猛獸而聖人之初，蓋不急于立而震之也。茲非其材之不足于立，而智之不足于慮也。如是，可以治矣。則亦無好于有為也。夫如是，可以治矣，而好于有為者，皆起于愧其所不能，而求工其難。聖人惟不求夫工也，則雖有所遲焉，若成缺焉，若備而弗以為已愧，是聖人非惡夫成而固遲之也，而憂其成之速而弊也，非惡夫備而固缺之也，而

憂其備之極而巧也。吾力足以成矣，足以備矣，而畢取焉，以為名，則風俗之變巧，日益滋弊，日益亟，而後之人必有不可支者矣。惟已之快，而後之人無繼者，聖人不為也。

道之在天下，覺之而信，愚之而尊，故為之明，以易天下之見，而道信為之幽，以難天下之知，而道尊信以行，吾道之常，而尊以通，吾道之變，心吾知其明也，卿士吾知其賢也，庶人吾知其公也，索之冥冥，探之茫茫，而謂之卜者，果何取也？見獨而未孚，議搖而未固，心失其明，卿士失其賢，庶人失其公，卜一施焉，則獨者孚，搖者固，故心也，卿士也，庶人也，為之明，而卜也，為之幽，吾取焉，而用其自神之機，而寓之曰天，天之說行，則斯民也，動乎其不可測，而安于今日之所未嘗意，其固然，而忘其前日之所不可，其見聖人也，天而不人，而見其君也。

獨夫而不君，而後禮法可以無廢。

湯欲加其所不可加于天子，而託之天，仲尼欲加其所不可加于諸侯，而託之王。

且天下之不可謝者，時也。萬物之不能逃者，數也。日之夕也，暝月之晦也，魄露之朝也，晞冰之春也，泮其時至，其數窮也。禹不能避，謳歌獄訟之歸，湯不能使，後者之無怨。

彼伊尹者，耕畝畝之中，以樂堯舜之道者也。桀之暴也不加湯之聖也不聞，彼其心何嘗利湯而疾桀哉？湯三聘之而悶然，而應薦之桀者，五反而衍然，而適則其心又非欲興湯而亡桀也。夫其不病之也，而又非欲亡之也，而至于醜夏而不留，夫其不利之也，而又非欲興之也，而至于歸亳而不辭，然則桀誠不足以有天下，而天下果不可以無湯，夫然後向之不

敢恃者以自決而不忍者亦以安而湯之伐桀天下始晏然無疑

夫變之來也無常而英雄猾桀其伏也無盡變之來也無常則不可以逆定英雄猾桀其伏也無盡則形索而計取也必不及

故先王無盡敵之術而有無敵之仁非其佚寇之為虞而惟速寇之為懼蓋吾惟致力焉于此足矣而掩詐以墮讎而幸其不吾覺則亦不敢知也

留侯辟穀于韓彭陳彭祖醢之中二疏出關于趙蓋韓楊駢死之際天下至今高之夫張良廣受不得與周召畢榮之列不足恨也高帝宣帝之賢而獨與烏喙之越同科不能自齒于設醴之楚可惜也哉

是故掩吾之不意者不可以情徃劫吾之所必至者不可以直遂雖孔子亦有之而非所以害道

夫可疑之形見則徒信不足以自守相忌之隙開則徒廉不足以自潔是故君子之善處此也必先有以固人之心以自固其身

相須之事非惟下之人有以自全而上之人亦有以全之者也大凡反側生於猜嫌而離隙開于諛慝之口當是時也取之則危捨之則亂故其道莫若全之以固其交是故有所曲而予之也以竟其歡有所寬而示之也以弛其怒陽浮而厚之而陰奪其所欲是所謂借信以窒疑緣公以敗私雖古之君子亦不廢昔者秦穆公赦食馬者三百人而又飲之酒韓之戰出穆公於難者皆盜馬者也子孔為載書而國人弗順將

誅之子產焚書而鄭衆以定夫盜不可縱也而飲之以滋惡
書以治衆也而焚之則政替然而秦鄭賴焉何也蓋負不宥
之罪者遭非意之幸蘊欲逞之怒者獲不爭之便此固人情
之所愧以死也由此觀之君子之欲全夫人也如此而况于
天下之大臣其賢過于岐下之盜而其罪未彰于鄭之誅子

孔者哉論韓信

世之所謂英雄豪傑之士不于其履常居易者見之也臨之以
無故之辱而不怒加以非常之寵而不驚然後可以見天
下之英雄豪傑矣

獲坦途而遇猛虎不能失色而走無因而見夜光之璧鮮有
不按劍而顧天下之事惟出于人之所不慮者易以亂人也
楊子雲之寂寞也一懼而投閣謝安之閒暇也一喜而投

人之處事不于其卒然之頃者覘之亦何以見其守哉

蕭相國之忠也而貪田宅謝安石之賢也而嗜奕棊郭汾陽之
功也而侈奉養

古之治天下者嚴于禮而寬于法後之治天下者嚴于法而寬
于禮

故凡設甚苛之禁者開弗忌之情則艱天下之禮者滋天下之
罪也

古之君子弱乎其形也而其氣固根乎其貌也而其心察是故
簡直而不苛鎮靜而不浮

今之君子巧而文甚矣震幹而翹秀閑麗而辯捷學問之工而
器質之陋也詞藻之華而忠信之薄也機辯慧巧者蒙不仁
之具也威儀羊度者蓋空中之質也是以攻之不窮而用之

文海詩話卷十六
君子之所為非利于其名而為之也。利于其名而為之則凡可以得名者無不為也。嗚呼飾偽以釣名此深情厚貌者之為也。而謂君子為之乎。

謏謏然挾已之私以分人之權好于自用而惟恐其不出諸已。此吳起所以忌田文張延賞所以沮李晟者也。田千秋不佞相職而侵大將軍之事霍光之用人不以新進少年而任垂老之蔡義愛國之君子固如此也。而或者不識以為譏嗚呼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以光之時而使吳起張延賞之徒與之共功其能一日安光之身也哉。

古之人君不恃其或然之數而忽其必然之理。或然之數者天也。必然之理者人也。天意之不集人事猶可以自盡幸乎天而人不繼之鮮有不敗事者矣。

昔漢之高帝光武蓋嘗得乎天矣。睢水之圍幾入于項氏之掌握而以大風脫。滹沱之役亦幾于填饑虎之喙矣。而以合水濟是豈人力也哉。天也。二君于此不以幾不免者自沮亦不以其偶而免者自賀。方且益聽三傑之謀而延攬二十八將之議以伺其隙以俟其可乘之機。卒于垓下之圍合而項羽擒邯鄲之戰交而王郎虜是果天耶人耶。能知高帝五年之業不成于睢水之脫而成于垓下之勝。光武之中興亦不在于滹沱之濟而在于邯鄲之克。則知人君之有為于天下其始也雖天啓之而成之者常以人也。

天下之事有可畏之勢者易圖而無可畏之形者難見也。易圖者亦易應難見者必難支。故明智之君不畏夫方張之敵國而深畏夫未見其隙之民心。蓋民心之搖慘于敵國之變遲。

者其禍大而患在於內者必不可以復為也。古者有畏民之君，是以無可畏之民。後之人君，狃于民之不足畏，而民之大可畏者，始見于天下。嗟夫！民而至于見其可畏，其亦無及也。秦以七世而亡，六國民以期月而亡，秦以秦之強不能當民之弱，天下真可畏者，果安在乎。

已逐之婦，無姬美已絕之交，無管鮑其勢然也。

楊子雲曰：御得其道，則徂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徂詐咸作敵。故徂詐非不可用也，而御之之難也。羅之以禮，以愧其心，鼓之以義，以作其氣，蒙之以重賞，以盈其欲，貫之以寬，以責其效，亦庶乎其可也。

善用兵者，必掩人之所不意，夫掩人之所不意者，所以乘其所不備也。如乘人不備，而不知人之乘其不備，亦豈長于兵者。

哉

天下皆以為安，吾不遽然而安也。石猶以為甚危，天下皆以為喜，吾不雷同而喜也。而獨為之深憂。

善料敵者，亦以其勢揆之，不怯其強而怯其弱，不憂其勝而憂其敗。蓋惟強者易忽，而勝者易驕，弱者常危，而敗者常戒也。蹇叔之言，不用于秦師，方與之日，伍員之諫，不行于夫差，屢勝之後，至於秦師壓境，則鄭伯倉皇求計于蠲之武，會稽之耻，勾踐屬心于種蠡，無他，強弱勝負之勢使然也。

蔡九峯

天地也，寒暑也，晝夜也，幽明屈信，以成變化者也。是故陽者吐氣，陰者含氣，吐氣者施，含氣者化。陽施陰化，而人道立矣。萬物繫矣，陽薄陰則繞而為風，陰囚陽則奮而為雷，陽和陰則

為雨為露。陰和陽則為霜為雪。陰陽不和則為疾氣。有理斯有氣。氣著而理隱。有氣斯有形。形著而氣隱。人知形之數而不知氣之數。人知氣之數而不知理之數。知理之數則幾矣。動靜可求其端。陰陽可求其始。天地可求其初。萬物可求其紀。鬼神知其所幽。禮樂知其所著。生知所來。死知所去。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人非無知也。而真知為難。人非無見也。而真見為難。義之質人所知也。而犯義者多。禮之文人所見也。而越禮者眾。以其知之非真。知見之非真。見爾。

陰陽五行其體而用。用而體者耶。渾渾淪淪而出入異門。繩繩井井而形色具。泯合之而知其異。仞之而知其同。微之而知其顯。克之而知其不可窮者。其庶夫哉。

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變化者陰陽之消長。屈伸也。非二則不能。又非一則不能。神。

無形者理也。有形者物也。陰陽五行其物也。歟。所以陰陽五行其理也。歟。無形之中。而具有形之實。有形之實。而體無形之妙。故君子語上而不墮于虛無。語下而不泥于形器。

理其至妙矣乎。氣之未形。物之未生。理無不具焉。氣之既形。物之既生。理無不在焉。渾然一體。而不見其有餘。物各賦命。而不見其不足。無形影可度也。無聲臭可聞也。主萬化。妙萬物。人知其神。而不知其所以神。

非一則不能成。兩非兩則不能致。一兩者可知。而一者難知也。兩者可見。而一者難見也。可知可見者。體乎。難知難見者。微乎。

禮義交際其萬化所入之門耶。東北萬物之所出也。出則有命。西南萬物之所入也。入則復命。其出也順而生其入也。拂而遂不觀其出無以知物之育。不觀其入無以知物之復。火之克金。水之生木。出入循環。生克嗣續。老彭得之以養身。君子得之以養民。聖人得之而天下和平。明禮而後可與適道。守禮而後可與治民。達禮而後可與言數。非禮之道。老佛之道也。非禮之治。荒唐之說也。非禮之數。京房郭璞之技也。君子所不由。不為不言也。河圖體員而用方。聖人以之。而畫卦。洛書體方而用員。聖人以之。而叙疇卦。者陰陽之象也。疇者五行之數也。象非偶不立。數非奇不行。奇偶之分。象數之始也。是故以數為象。則奇零而無用。

河圖非無奇也。而用則存乎耦。洛書非無耦也。而用則存乎奇。耦者陰陽之對待乎。奇者五行之迭運乎。對待者不能孤迭。運者不能窮。天地之形。四時之成人。物之生。萬化之凝。其妙矣乎。

數者動而之乎靜者也。象者靜而之乎動者也。動者用之所以行。靜者體之所以立。

言天下之靜者存乎正。言天下之動者存乎時。正者道之常也。時者因之綱也。是故君子立正以俟時。

一者數之始也。九者數之終也。一者不變而九者盡變也。三五七者變而少者也。二四六八變而偶者也。變之偶者不能以及乎奇。變之少者不能以該乎物。奇偶相參。多寡相函。其惟九數乎。

順數則知物之所始逆數則知物之所終數與物非二體也始與終非二致也大而天地小而毫末明而禮樂幽而鬼神知數即知物也知始即知終也數與物無窮其誰始而誰終數始于一參于三究于九成于八十一備于六千五百六十一八十一者數之小成也六千五百六十一者數之大成也天地之變化人事之始終古今之因革莫不于是著焉九者生數也十者成數也生者方發而未形成者已具而有體未形而有形者變化見也有體而無體者其用藏也是故兩以潤之暘以燠之寒以歛之燠以散之風以動之其生物也不測其成物也不忒生居物先成居物後故能為奇故能為耦

數由人興數由人成萬物皆備于我咸自取之也中人以上達

于數者也中人以下囿于數者也聖人因理以著數天下因數以明理然則數者聖人所以教天下後世者也

上焉者安于數者也其次守焉其下悖焉安焉者謂之聖守焉者謂之賢悖之者愚而已矣是故歷數在躬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聖人也體數之常不易其方順時而行賢人也逆數越理亂天之紀小人之無忌憚也

義之所當為而不為者非數之所能知也義之所不當為而為者亦非數之所能知也

命之流行而不已者道也道於天其陽乎道于地其陰乎道于人其仁義乎人者兼天地而參之者也是故天覆地承非聖人不形天施地生非聖人不成天神地靈非聖人而誰為真五品遜而太和合皇極之世也堯舜父子之衰也湯武君臣之

缺也伏羲神農日之中乎堯舜三代時之中乎
數終而復乎一其生生而不窮者也陰之終陽之始也夜之終
晝之始也歲之終春之始也萬物之終萬物之始也是故入
乎幽者所以出乎明極乎靜者所以根乎動前天地之終其
後天地之始乎

漠漠之間兆朕之先數之原也有幾有象判一而兩數之分也
日月星辰垂于上山嶽川澤奠于下數之著也四時迭運而
不窮五氣以序而流通風雷不測雨露之澤萬物形色數之
化也聖人繼世經天緯地立茲人極稱物平施父子以親君
臣以義夫婦以別長幼以序朋友以信數之教也

真西山

諫曰聚端人正士于朝廷使之盡言補過者此內固根本之方

也布賢牧良將于方維使之養訓兵者此外固根本之要
也

趙簡子將保晉陽必先有以寬其民之力李牧將攻匈奴必先
有以養其兵之銳

用廉仁之守而去貪殘任賢能之將而斥暴橫使之視民如子
郵軍如家崇飲冰食蘖之風均挾纊投醪之惠

進衍義書曰首之以帝王為治之序者見堯舜禹湯文武之為
治莫不自身心始也次之以帝王為學之本者見堯舜禹湯
文武之為學亦莫不自心身始也此所謂綱也首之以明道
術辯人才審治體察民情者格物致知之要也次之以崇敬
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又次之以謹言動正威儀者
修身之要也又次之以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者齊

家之要也。此所謂目也。

本之于心則為實意。修之于身則為實德。推之於事則為實政。有是三者應天之道得矣。

今夫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子之職也。而未可以言孝也。愉色而婉容。承顏而順志。可以言孝矣。而未可以言至也。齋戒以見君。奔走以承命。臣之禮也。而未可以言忠也。美焉而將順之。闕焉而彌縫之。可以言忠矣。而未可以言極也。然則孰為至。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者。孝之至也。孰為極。曰主爾忘身。國爾忘家者。忠之極也。

故恩之當報。不以存亡貳其心。義之當徇。不以死生易其節。所以盡臣子之分也。

以孝而徼福。其為孝必不誠。以忠而望報。其為忠必不篤。

天地能自立乎。曰微聖賢則天地之經不正。烏乎立。生民能自安乎。曰微聖賢則生民之極不建。烏乎安。

堯舜至于周公。扶植之功見于事。孔子至于孟子。扶植之功見於言。

雖然定之難能也。又矣。自窮居獨善之士。捐百事息萬慮以求之。有終其身而弗獲者。况于獲功名之塗。踐富貴之境。凡為吾耳目之騰。心志之越者。坐至錯立于前。筮枯榮醜可喜可駭者。日百千變。其亟疾若破山之霆。其震蕩若發屋之風。其眩亂反覆。又若一葉之艇。而舞翻空之濤。甚矣哉。定之難能也。

中庸之弗措。誠其思也。易之憧憧往來。邪其思也。誠其思者。豈于道者也。邪其思者。汨于欲者也。

誠即天也。敬者人之所以天也。學而求至于誠，其必由敬乎？昔之君子對妻子如君師之臨處，幽室如十目之視，凡以立吾敬也。

予嘗聞之君子，蓋學問之道有三：曰省察也，克治也，存養也。是三者不容有一缺也。夫學之治心者，猶其治疾然。省察焉者，視脉而知疾也；克治焉者，用藥以去病也；而存養者，則又調虞愛護以杜未形之疾者也。

送潭州陳教授序云：竊病今之職于民者，未嘗不曰治之難，職于士者，未嘗不曰教之難也。問之則曰：俗囂而難諭也，變詐百出而難察也，是其所以治之難也。至于士之難，一則甚于民者，口于誼而衷于利者，衆也；蔚乎其文而駁乎其行者，相踵也。是其所以教之難也。吁！是則然矣，盍亦反而求諸身乎？

以不治之身而臨難治之民，其身之未足以教，而尤其俗之不可以教，此豈聖賢之本之意哉？潭維巨藩，昔者大儒經師接跡于此，士之以學自名者，不知其幾千百。吾子受命而為之師，蓋信乎其難也已。雖然，有道焉，惟毋求之士而求之于身，毋求之于身而求之于心，心之令能行於其身，然後吾之數能行于其士，是故理之不可易也者，吾子幸以為然，則願併以告夫今之治人者，毋徒疾視其民而不知返也。

上皇太子書曰：實奢而文之以儉，實暴而揜之以仁，所樂者諛佞而外為納諫之名，所愛者姦邪而外為敬賢之圖，此妄也。非誠也。修敕于大廷，廣衆之中，而放肆于深宮燕閒之地，矯揉于親近君子之際，而發露於昵比小人之時，此欺也。非誠也。敬畏未幾而慢忽繼之，儉約未幾而奢泰隨之，勤怠之靡

常暴寒之不一。凡此者皆非誠也。

何博士

師不必衆也。而効命者克。士無皆勇也。而致死者勝。古之人有以衆而敗。有以少而勝者。王尋王邑以百萬而敗于三千之先武。曹公以八十萬而敗于三萬之周瑜。符堅以百萬而敗于八千之謝玄。是也。夫率師百萬以臨數千之軍者。必勝之道也。然有時而至于敗者。驕吾足以勝之。而以輕敵敗也。提卒數千以當百萬之衆者。必敗之道也。然有時而至于勝者。奮吾所以必敗。而以致死勝也。夫兵多在敵者。智將之所貪。而愚將之所懼也。兵寡在我者。愚將之所危。而智將之所安也。多固可懼。而我貪之。恃吾有以覆其驕也。少固可危。而我安之。恃吾有以激其奮也。提數千之兵以抗大敵。使之人人

自致其死。而忘其為數千之弱。者易能也。連百萬之衆。以臨小敵。使之人人各效其命。而忘其為百萬之強。者難能也。何者。弱則思奮。而強則易懈。故也。

趙霈

安者危之對。居安而不戒。則危有時而至。治者亂之反。恃治而不修。則亂有時而生。惟安而思危。乃能常安。治而思亂。乃能常治。茲自然之理。聖人之所不忽也。

遺附

時之及聖人。不能却其來。勢之及聖人。亦不可保其往也。民之初混焉。生群焉。居而已。夫其混焉。生群焉。居貴賤無別。而彼此不相為用。甚逸而可樂也。則其戴聖人而君之者。非意也。勢也。唯其利也。而昏于智之不察也。其害也。而窘於其才

之不禦也其爭也而紊于其謀之不決也彼見聖人之不類也而其智之足以察也才之足以禦也謀之足以決也則因聚而君之以求其如是之欲而已聖人者亦供其如是之求而已

羽皮不如絲麻絲麻不如衮冕佩玉至其有衮冕佩玉人始艱于自檢且將放焉以惟安之求則曰不如袒裼之適夫絲麻雖質民不病于寒而衮冕佩王之飾盛民始病于禮故凡近質者猶可措其未施之智而盡飾者蓋滋其無已之情是故人之情不可使之甚便而君子之治亦難其無餘利也以無餘之利足甚便之欲而天下之患日益故曰井田之成阡陌之生也

天有力故行健地有力故博載日月有力故運照而不息惟人

亦然矚洞幽眇目之力也聽別洪纖耳之力也握持運掉手之力也趨盪趨蹌足之力也惟心亦然人知克其力于四體而不知克其力于一心心之力藏于恍惚發于精微失其養則彫耗弱懦不能勝微得其養則運量酬酢動無與抗心苟無力何事能集

以火煉金則金精以事煉心則心精

是以方寸之地精之則為靈明靈靜之府雜之則為塵垢滓穢之囊

元

許魯齋

知其為難而以難處則難或可易不知為難而以易處則他日之難有不可為者矣

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則其出言不
容不慎矣

人君處億兆之上所操者予奪進退賞罰生殺之權不幸見欺
以非為是以是為非其害可勝既耶人君惟無喜怒哀也有喜
怒則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也有愛
憎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
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無足愛也強譽之使愛本無可憎
也強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為君子退者未必為小人
予之者或無功而奪之者或有功也以至賞之罰之生之殺
之鮮有得其正者

宇文化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竟不能斥李林甫妬賢嫉能
明皇洞見其奸而卒不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

吳草蘆

昏可變而明也弱可變而強也貪可變而廉也忍可變而慈也
學之為用大矣哉

敏不敏天也學不學人也天者不可恃而人者可勉也蟬不如
螻駑可以及驥者何也敏而不學猶不敏也不敏而學猶敏
也夫子上聖也而好學顏子大賢也而好學古之人不恃其
天資之敏也如此

若顏叔子之達旦秉燭若楊伯起之暮夜却金若司馬君實趙
閱道之所為無一不可與人言無一不可與天知真能慎獨
者也



原件短缺

卷17—18

文海流奇卷之十六終



